

夏承焘与越南学者的交往

——从新见一封致季羨林函札谈起*

陈 明

摘 要：著名学者、诗人夏承焘为中国诗词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一封夏承焘致季羨林的手札遗物，参考夏承焘的日记，结合相关史料，从全球史的角度加以研究，有助于了解1950—1960年代夏承焘与多位越南学者之间的交往，共同表达出民族革命斗争的豪情。这批资料反映出中越文化交流与文学创作的状况，对夏承焘所说打破“过去治词总限于海内”的局限，推动“使中国诗词传播于全世界”的愿望增加理解。

关键词：夏承焘 季羨林 越南学者 中国诗词 世界文学

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图书馆的“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史电子资料库”中，笔者有幸读到荣宏君先生捐赠的一封夏承焘先生致季羨林先生的手札（一纸）（图1）。

其内容如下：

羨林先生大鉴：去冬京门晤见，知前年所摄照象未尝接到，兹嘱陆坚同志检出底片，洗奉一张，即请鉴入。陆同志谓近读先生游欧文字，容当觅报纸细读。每诵大作皆有甚深启发也。手头

* 本文为“夏承焘日记中的世界文学图景”项目的中期成果之一，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如有新旧照象，能赐一张以当瞻对否？匆匆，敬承

起居

夏承焘 上

八月十五日

前日用越南神话，成一小诗，录纸呈请教

相依唇齿旧黄图，相望旌旗新绛都。好唱仙娥分镜曲，宝奁
如月两西湖河内亦有西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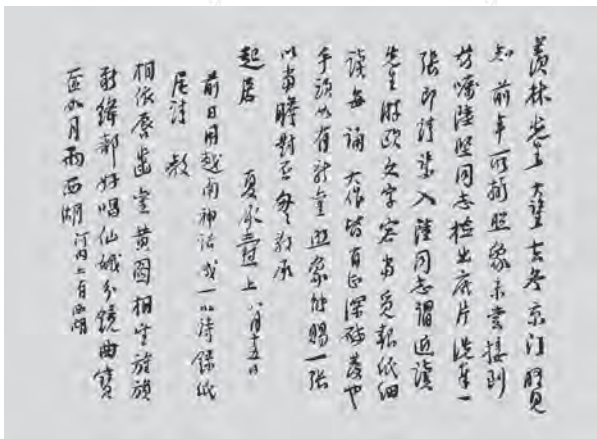


图1 夏承焘致季羡林函

该札的信封正面为“北京/北京大学/朗润园 十三楼/一〇三号/季羡林教授/杭州大学文学研/究室夏寄”，邮戳日期为“1965.8.16”，信封背面邮戳日期为“1965.8.18”。可知该信写于1965年8月15日。经查夏承焘当天的日记，上午“寄照相与北大季羡林，乃前年在北大所摄者，附去《分镜曲》一绝”。^①此封短函正好补充了当天日记所载的不足。

此短函文字简洁，却包含不少信息，结合夏承焘先生的日记和报刊等资料，可以揭示1960年代中越人文交流的一角，也是夏承焘笔下

^① 夏承焘著，吴蓓主编：《夏承焘日记全编》第十册（一九六〇—一九六六），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6176页。（此后同书改为随文括注：“《全编》第×册，第××页。”）

的世界文学图景、个人阅读史及对外交流史的一部分，值得深入讨论。

一、季羨林与夏承焘的学术交往

夏承焘与季羨林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959年4月13日，当时夏承焘从杭州来京参会和访友。据夏承焘当天的日记所载：

上午九时在和平宾馆八楼餐厅开《文学评论》编委会，新识蔡仪、罗大纲、季羨林山东临清附近人诸君。予发言说材料与观点问题。杨晦、季羨林皆不同意改名《评论》，杨晦不同意作总结性文字。刘大杰未来，提书面意见，反对乱扣帽子。（《全编》第九册[一九五四—一九五九]，第5625页）

《文学评论》的前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57年创办的《文学研究》，1959年才改名为《文学评论》。在这次编委会上，季羨林与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的杨晦都反对该刊改名为《文学评论》。

4月14日，夏承焘与季羨林在会场和晚宴上还有见面与交流。具体情况见其日记：

上午《文学评论》编委小组会。杨晦说百家争鸣今未展开；季羨林说争鸣应否集中；罗根泽说简单化妨碍百家争鸣；冯至说去年否定多，今年是否必肯定，防右倾要心有分寸；唐弢说虽不用马列观点，但能掌握许多材料，此类文章仍应刊载；游国恩说组织稿件先应组织研究，与各大学教学工作联系，一举两得。下午大组会。……（同上书，第5626页）

夕七时宴会，与季羨林、蔡仪、戈宝权同席。听戈宝权谈……季羨林谓奥国爱尔兰文·封·查赫译《老子》，外人读先秦文

较易，读《儒林外史》即无办法。又有奥人尝以德文译杜甫、李白、韩愈诗。（《全编》第九册，第5627页）

当天上午的编委会上，他们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具体措施进行了讨论，从多个角度发表了意见。在晚宴上，季羨林介绍了奥地利学者翻译中国古代哲学与文学经典（《老子》；杜甫、李白、韩愈诗）的情况，这些是夏承焘所不熟悉的，因此他把季羨林所说的要点记在了日记中。据笔者同事毛明超博士指教，所谓“奥国爱尔文·封·查赫”，又译柴赫（Ervin von Zach），是德文界的著名汉学家之一。方志沛在《佛尔克教授与其名著中国哲学史》一文中曾指出，“柴赫（Ervin von Zach）在之于训诂与文学，译有《昭明文选》《李太白全集》《杜甫全集》《韩愈全集》《陶渊明全集》等书。最近柴赫给编者来函云，正在下手翻译杨雄之《法言》”^①。柴赫翻译的《老子》刊于1943年，福尔克（Alfred Forke）在给柴赫写的讣告中指出，“柴赫工作的中心是翻译三位伟大的中国诗人的全集：李白、杜甫、韩愈”^②，其中李白集30卷、杜甫集20卷、韩愈集11卷，柴赫可谓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上述短函中还有几个小点值得注意。

其一，“去冬京门晤见”。1964年，夏承焘被遴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2月14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公布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季羨林名列“社会科学团体（二十名）”代表之一，夏承焘则是“教育界（四十二名）”代表之一。12月17日，夏承焘赴京；12月20日，参加政协会议的开幕式。据此函，在此次政协会议期间，两人必定有相见，虽然夏承焘参会期间的日记中未提及季羨林。

① 方志沛：《佛尔克教授与其名著中国哲学史》，北平中德学会学刊《研究与进步》创刊号，1939年4月，第38页。

② Alfred Forke, “Erwin Ritter von Zach in memoriam”,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Vol.97 (n.F.22), No.1/2, 1943, pp.1-15. Cf. p.9.

其二，“知前年所摄照象”。夏承焘1963年来京期间的日记现已不存，而季羨林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日记目前来看出版遥遥无期，因此，无法了解当时他们照相的具体时间、场合、人员等情况。期待有相关的新史料发现。

其三，“陆同志谓近读先生游欧文字”。陆同志指夏承焘的同事陆坚。季羨林的“游欧文字”，并不是他游览欧洲时所写的，而是指1964年4月1日至5月14日季羨林随中国教育代表团访问了阿尔及利亚、马里、几内亚、阿联等非洲国家^①，回国之后他所写的一些散文，包括《科纳克里的红豆》《在兄弟们中间》《马里的芒果城》《战斗吧！非洲》等^②。“近读”的这篇应该是指季羨林1965年7月18日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的《巴马科之夜》一文。^③季羨林的这些访非游记都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其四，“每诵大作皆有甚深启发也”。两人的研究方向与路数能交集的并不多，且季羨林喜写散文而不擅诗词，此句虽难免有客套嫌疑，但夏承焘还是读过季羨林一些论著的。比如，1964年7月9日，夏承焘“午后卧水中，看季羨林《印度十王子浅论》”（《全编》第十册，第6023页）。此文即季羨林1963年6月19日所写的《〈十王子传〉浅论》，主要讨论印度古代作家昙丁《十王子传》的内容与创作特点。^④1962年秋，季羨林发表了《十王子传》的选译，并写了一篇简要的译者前言。^⑤

季羨林接到上述此信之后，1965年9月20日给夏承焘寄了回函。

① 参见《热烈响应毛主席号召，愤怒声讨美、比帝国主义侵略罪行，首都七十万人游行集会支持刚果（利）人民斗争》，《人民日报》1964年11月30日第1版。

② 参见季羨林《科纳克里的红豆》，《人民文学》1964年第7期；《在兄弟们中间》，《新港》（天津）1964年9月号；《马里的芒果城》，北京《光明日报》1964年10月1日；《战斗吧！非洲》，上海《文汇报》1965年1月10日。

③ 参见季羨林《巴马科之夜》，上海《文汇报》1965年7月18日。

④ 季羨林：《〈十王子传〉浅论》，《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

⑤ 〔印度〕昙丁：《婆罗摩题的故事——〈十王子传〉选译》，季羨林译，《世界文学》1962年第7、8期合刊，第195—205页。

“得北大东语系季羨林复，寄来照片一张、《论佛教兴起之社会情况》一文。”（《全编》第十册，第6188页）此信目前尚不知所在，具体内容亦不知。所谓“照片一张”乃是应夏承焘的要求而寄，而“《论佛教兴起之社会情况》一文”应是指季羨林不久前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论文《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①，该文还受到了《人民日报》的关注。8月20日的《人民日报》第5版以《佛教起源问题的研究》为题，摘引了此文的主要观点和简要的论述思路：

《历史研究》一九六五年第三期发表了季羨林的《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一文。作者在分析佛教形成时期的印度经济、政治和思想情况的基础上，对佛教起源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②

夏承焘不知为何将此文的题目写成了《论佛教兴起之社会情况》，或许是读了此文的第一个小标题“佛教兴起时印度社会经济和政治情况”，有所窜误而成。可能是因为所从事学科专业的差异，夏承焘与季羨林此后的交往并不算密切。北大的陈一新（贻焮）、邓广铭（恭三）、王瑶、季镇淮、阴法鲁等人与夏承焘的往来更多一些。1978年10月19—21日，夏承焘曾受邀到北大小住二日，他与诸多老友见面和餐聚，其中并未出现季羨林的身影。（《全编》第十二册〔一九七七一—一九八五〕，第6957—6958页）不过，在夏承焘移居北京之后，季羨林也偶尔在春节假期期间去看望他，二人之间还是有情谊在。1980年2月18日，“邓广铭恭三、季羨林自北大来”（同上书，第7200页）。1981年2月7日，“邓广铭、季羨林来”（同上书，第7301页）看望夏承焘。1985年4月2日，“程郁缀来，谓赠王力、林庚、季羨林三老《学词日记》，已代送去”（同上书，第7416页）。

① 参见季羨林《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历史研究》1965年第3期，第75—82页。

② 《佛教起源问题的研究》，《人民日报》1965年8月20日第5版。

二、夏承焘与越南学者的学术交往及相关创作

上述信函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夏承焘抄给季羨林的“《分镜曲》一绝”。由于夏承焘保留了数十年的日记，我们有机会回到他创作的“文学现场”，去了解该绝句的创作情形。该诗的原名为《答越南南珍陶芳评赠诗》，据夏承焘的日记，其创作于1965年7月28日，该诗内容如下：

答越南南珍陶芳评赠诗

相依唇齿旧黄图，相望旌旗新绛都。好唱仙娥分镜曲，宝奁如月两西湖。^①越南神话：玉皇遣嫁长女，赠以传家宝镜，次女妹掷之，破为二，其大片为中国，小片为越南，中皆有西湖影子，今河内亦有西湖也。

誓扫胡尘十廿年近胡志明同志声明，英雄儿女着先鞭。可知三老吟灯畔，烛海虹光各一天。（《全编》第十册，第6168—6169页）

这是两首七绝，合名《答越南南珍陶芳评赠诗》，乃是唱和越南学者南珍、陶芳评二人的赠诗。前一首单行时，夏承焘名之为《分镜曲》。两首绝句与越南两位研究汉文学的著名学者相关，因此可以从多个方面做进一步的分析。

（一）夏承焘等人与越南学者的诗歌往来

1. 夏承焘日记中接待来访的越南学者

在1950—1960年代，夏承焘经常参与接待来访的外籍学者，包括欧洲（民主德国/东德、罗马尼亚等）、日本、越南等地的外宾，畅谈学术，游览西湖景区，分别之后还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保持联系，或

^① “两”原作“雨”，应误，径改。

者互赠诗词，往来唱和。^①

1964年7月21日上午，夏承焘“九时与王文彬、沈晓明、张颂南同往城站接越南外宾南珍及阮文环二君，南珍年四十七^②，初次来中国，欲访彼邦国著《金云翘》者阮攸及革命家潘佩珠越南之孙中山故事。午后三时与同游灵隐、玉泉、黄龙洞、岳坟。六时归”（《全编》第十册，第6026页）。王文彬、沈晓明、张颂南多是杭州大学的同事。越南学者除了游览西湖周边的胜景之外，主要是想来收集阮攸、潘佩珠两人在杭州的活动史实。阮攸（Nguyen Du，1764—1820），字素如，号清轩，是名著《金云翘传》（*Truyen Kieu*）的作者，越南黎朝嘉隆十二年（1813）充任入贡清朝正使，北上游历中土。潘佩珠（1867—1940），别号巢南子，是越南民主革命先行者之一，也能写汉诗，有《哀越南》《绝命诗》《羊城入狱作》和《从上海被逮解回越口占》等诗，多雄浑苍凉之作，展现反抗法国殖民主义和从事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昂斗志。

7月22日，“十一时越南南珍、阮文环二君偕翻译李君过访，阮君问彼邦阮攸嘉庆间奉使来华曾否过杭州事，留裴杞所编《阮攸诗集》一册。有《读小青记》及《岳王墓》《秦桧像》诸诗。予以新印《四声绎说》赠之”（同上书，第6027页）。裴杞（Bùi Kỳ，1887—1960）是越南著名汉学家、文化研究家，曾任越中友好协会会长、“越南祖国战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58年9月1日，裴杞为广州学者黄轶球所译越南名著阮攸的《金云翘传》写下序言。^③同年4月28日，他还曾撰成《红楼梦》越语版的序言。次年5月19日，裴杞去世。裴杞曾于1955年冬访问过杭州，他认为阮攸当年游览杭州西湖时还留下了“诸多诗

① 参见李剑亮《夏承焘的对外交往及其诗词创作》，《中国韵文学刊》2021年第2期，第78—81页。

② 此处所谓“南珍年四十七”是误记，南珍时年五十七。

③ 参见徐亮、王一洲、王李英编注《黄轶球著译选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55—256页。感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刘志强教授提供此书信息！

文”^①。新印的《四声绎说》是1964年6月夏承焘在《中华文史论丛》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一九四一年六月初稿，一九六三年一月改”），该文主要梳理了历代有关四声的变迁及论说，涉及“永明以前之字声”“永明四声”“唐诗四声”“宋词四声”^②，简明扼要，有助于域外学者理解中国古代诗词的复杂声韵。该年8月12日，夏承焘“以《四声绎说》分致日本吉川幸次郎、清水茂、林谦三、小川环树、平冈武夫”（《全编》第十册，第6035—6036页）。

7月23日，“晚六时与颂南往杭州饭店访越南友人，遇于风雨亭，与谈阮攸杭州之行，以无其他旁证，不能只根据其《读小青记》及《岳飞墓》《秦桧像》在汤阴诸诗决为前来西湖。范宁同志亦谓攸来北京与返越南路线皆未经杭州，且同行五十人，来去携大量贡品与赠品，亦不可能随意漫游。阮、南二君皆以为然。七时半宴会，王文彬与南珍皆即席致辞。九时步月苏堤，今夕是为六月十五。九时半至四桥，仰望凉蟾，片云俱尽，遐想松顶霜心。十一时二十分，南、阮暨范宁上沪粤快车，返舍已十一时四十分矣，得美睡”（同上书，第6027—6028页）。夏承焘、范宁均认为阮攸游历杭州的证据不足，这一慎重的结论得到了越方的认可。而月下漫步观景，也给中越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南珍（1907—1967），原名阮学士（Nguyễn Học Sỹ），是越南诗人、翻译家，越南作家协会创始成员，曾任越南文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他主持翻译了胡志明的《狱中日记》，还参与了唐诗、宋诗和毛泽东诗词的选译等工作。由于南珍善汉诗，1964年他访问中国时，还留下了不少诗词唱和的佳话。阮有山等编《南珍：诗人、教师、译者》中有如下的记载：

① 安波：《诗与友情千古垂——悼忆越中友协故会长裴杞先生》，马加、安波等：《幸福的时代》，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62年，第21页。

② 参见夏承焘《四声绎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中华文史论丛》第五辑，1964年，第223—235页。

1964年，在北京的一场酒宴上，醉意朦胧之时，中国朋友们拿出笔墨纸张……开始斗诗了！诗兴大发之下，南珍挥毫连作两首诗。南珍先生的字非常漂亮。朋友们都称赞不已。但他们称赞的是字还是诗呢？直到先生笔墨不停，作至第三首诗，以“红旗日日新天地”（红旗每日革新着中华大地）这一豪迈之句令满座再无微词。他们蜂拥围在酒桌周围，将南珍高高举起。那天之后，中国的诗歌杂志（《诗刊》）1964年第10期上刊印了《诗三种〔越南〕南珍》（越南诗人南珍的三首诗歌）。因此，我认为南珍可堪称为一位汉文诗人，而西学又将他变为了一名“本地秀才”，其法文诗《顺化，美丽而富有诗意》在当时如火如荼的新诗运动中占据了一席之地。^①

《诗刊》1964年第10期上刊印的南珍三首诗歌，分别为《过长江大桥》《湖上》《楼外——题孤山》。后两首所描绘的都是杭州西湖的景色：

湖上

湖上青山山上亭，半为人造半天生。杭州一望心犹醉，况值今宵月正明。

楼外——题孤山

楼外名楼湖内湖，杭州今胜旧时都。红旗日日新天地，道是孤山也不孤。^②

南珍的这三首诗并不是用汉语所写，而是由“罗尔庄译”成的。罗尔庄是历史学家罗尔纲的堂弟，曾任职《人民日报》国际部。罗尔庄还

① 阮有山等编：《南珍：诗人、教师、译者》（越南文版），河内：知识出版社，2017年，第99页。感谢刘志强教授提供此段汉译。

② 〔越南〕南珍：《诗三首》，《诗刊》1964年第10期，第45页。

翻译过越南诗人制兰园的《像小鸟般来回地飞翔》《黎明情歌》《春天感怀》等诗^①，以及越南诗人素友的《崭新的秋天》《冬老大娘》《叫人如何能安心》《槟榔来鸿》《在春天的日子里》等作品^②。

与南珍相比，阮文环的资历稍浅。他出任过越南文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所长，早在1963年6月就曾随越南国家科委文学院代表团访华。《人民日报》1963年6月14日刊发了一则消息《曹瑛欢宴越南国家科委文学院代表团》：“据新华社十三日讯 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曹瑛今晚设宴欢迎以邓泰梅为首的越南国家科学委员会文学院代表团全体成员。代表团是应我对外文委邀请于昨天抵京的。”^③阮文环是该访问团的团员之一。《世界文学》曾有过报道：“越南民主共和国国家科学委员会文学院代表团，由越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文学院院长邓泰梅率领来我国访问。代表团的成员有外国文学研究组学术秘书胡宗征，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组副组长阮文环。”此行的目的是“了解我国当前文学艺术情况及考察19世纪初叶越南诗人阮攸出使中国资料的”。6月13日，该代表团抵达北京之后，在北京参加多场活动，受到陆定一、郭沫若、曹瑛、阳翰笙等中方领导的接见，并与何其芳、严文井、曹禺、季羡林、袁水拍、孙绳武等多位学者和作家进行了交流。此后他们还赴中国南方各地进行参观访问。^④1964年，阮文环撰写的《越南古典文学中最伟大的诗人——阮攸》由李翔翻译，刊登在《文学评论》上。^⑤南珍、阮文环等越南学者考察阮攸在中国的遗迹，并不是为了证明越南文学受中国文学的巨大影响，而是为了建构越南自身的文学史和文化史，为越南民族复兴奠定更坚实的文化基础。

① 参见〔越南〕制兰园《阳光与土壤》，黄永鉴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年。

② 参见〔越南〕素友《暴风》，罗尔庄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年。

③ 《曹瑛欢宴越南国家科委文学院代表团》，《人民日报》1963年6月14日第4版。

④ 参见王云峰《越南国家科委文学院代表团访华》，《世界文学》1963年第7期“文化往来”，第122—123页。

⑤ 参见〔越南〕阮文环《越南古典文学中最伟大的诗人——阮攸》，李翔译，《文学评论》1964年第6期，第72—83页。

南珍、阮文环离开杭州之后，还访问了上海、广州（暨南大学文学院等单位）。7月30日，两人与暨南大学从事越南文学研究的黄轶球教授见面，还留下了不少合影。《黄轶球著译选集》中恰好刊布了其中与黄轶球教授一家的合影（图2）。^①



图2 南珍、阮文环与黄轶球教授一家的合影（1964）

在南珍、阮文环回国之后，他们与夏承焘还继续有书信往来。10月3日，夏承焘收到“越南文学院南珍、阮文环来一函，越南文不可解”（《全编》第十册，第6052页）。1965年5月3日，夏承焘撰写了一首《去年□月越南文学院南珍教授偕作家阮文环同志过访于杭州大学，闻将归赴南方国难，心壮其行。别后叠得南越抗战捷报，感奋无已，作此寄怀。南君才五十余，予已逾六十矣》。诗题中的“□月”，应为“七月”。该诗云：

丈夫六十是中年，惭愧灯床梦执鞭。照海朱颜谁更好，白龙

^① 徐亮、王一洲、王李英编注：《黄轶球著译选集》，书前彩插。

赤焰正熏天。时美帝空军殒败于白龙岛。（《全编》第十册，第6137页）

此诗为回忆南珍和阮文环的访问以及南越抗美胜利捷报而作。5月8日，夏承焘“以《白龙》一首及《清平乐》美老妇自焚词寄陈强华”。夏承焘对该诗的诗序略有添加，具体如下：

白龙一首寄越南南珍教授往年南珍教授偕阮文环同志访华，尝枉顾西湖学舍，别后寄此。时美帝空军方殒败于白龙岛。

丈夫六十是中年，惭愧灯床梦执鞭。照海朱颜谁更好，白龙赤焰正熏天。（眉批：载六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同上书，第6140页）

眉批的“六月十二日”应该是“六月廿二日”之误。据1965年6月23日夏承焘日记，“廿二日《人民日报》载予《清平乐》吊美国八十二龄姬自焚反对约翰逊侵越，及寄越南南珍教授七绝一首”（同上书，第6157页）。《人民日报》前一天刊发了夏承焘的《越南二首》：

清平乐

美国八十二岁老妇爱丽丝·赫茨夫人，为抗议詹森侵略越南，以汽油自焚于密西根州底特律市，遗书全世界人民，呼吁以斗争维护和平。

耄耋年纪，赴义能如此！千百万人同切齿，不信独夫不死！尺书百世惊叹，大旗落日先寒。待叱怒涛倒卷，白宫崩似冰山！

白龙一首寄南珍教授

越南文学院南珍教授偕阮文环同志曾访华。闻越南捷报，作此寄之。时美帝空军方殒败于白龙岛。

丈夫六十是中年，惭愧灯床梦执鞭！照海朱颜谁更好？白龙
赤焰正熏天。^①

1965年7月21日，夏承焘接南珍函及和诗二首。

得越南文学院南珍函，和予七绝二首，其一云：

六秩吾侪属壮年，不教狂虏弄狂鞭。白龙瞪眼横苍海，黑鸟
低头落赤天。

又其友人陶芳评一首云：

一诵佳翰起壮年，神驰万里傍吟鞭。瞻韩从未陪高座，也挹
红光不夜天。（《全编》第十册，第6166页）

南珍、陶芳评所和的诗就是《白龙》。南珍的和诗体现了不畏年迈仍然充满了勇上战场杀敌的豪情壮志，描述越南军民在对美军事斗争中取得的一些巨大胜利，并且讽刺美军军机被击落的惨状。陶芳评是南珍的友人（或同事），也是一位诗人。1965年3月17日，陶芳评在《新越华报》上发表了一首《兄弟亲情亲更亲——“睦南关”改名“友谊关”有感》。^②陶芳评的和诗中表达了没有与夏承焘见过面的遗憾，饱含对夏承焘的敬意，他畅想以诗会友，共同欢呼胜利的呐喊。

1965年8月6日，夏承焘“晨与仲浦散步至黄龙洞，商定越南二诗”。次日，夏承焘“改成二诗”：

题画花二首，赠越南友人

全身金甲战西风，篱下帘边梦早空。九十九花齐动色，一花
挺立晓霜中。约翰逊谓不能镇服越南一国，将有九十九国继起反美。

① 夏承焘：《越南二首》，《人民日报》1965年6月22日第6版。

② 陶芳评：《兄弟亲情亲更亲——“睦南关”改名“友谊关”有感》，《新越华报》1965年3月17日。有关《新越华报》的创作，参见朱蜀瑶《〈新越华报〉（1955—1976）文艺版与北越华文学》，2021年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不美西家布地金，芙蓉生就拒霜心。孤根肯作缠绵态，万口流传决绝吟。柬埔寨与美绝交。首句谓老挝苏发努冯与富马两亲王。后有改稿。（《全编》第十册，第6173页）

前一首中的诗注所提，在夏承焘5月5日的日记中有所叙述，“阅《人民日报》社论，感约翰逊九十九小国之语，作数诗颂越南抗战”。（同上书，第6138页）这两首诗的主旨还是赞颂越南军民抗击美军侵略和柬埔寨政府与美国绝交的勇气。

1950—1960年代，夏承焘喜欢看报纸，非常关心时事，并常以时事为题，援引为“今典”入诗词，所创作的作品又不时寄赠国外的朋友。比如，1960年10月14日，“阅昨报，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被刺死，此必又引起日本人民怒潮。午后作一诗：《惊闻日本浅沼稻次郎被刺殉国》”（同上书，第5793页）。他的这些诗词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又拥有中国文化的浓郁底色，读来脍炙人口，引人振奋。8月15日，夏承焘将这两首绝句寄送好友周慰祖，同时也给南珍、陶芳评寄信，与异国诗友分享自己的最新创作：

上午得扬州业余大学教师周慰祖挂号函，示数词，约游扬州。词章笔札皆佳。即作复书，并写去《寄越南》《画荷》两绝。发河内越南文学院南珍、陶芳评函，寄和陶芳评并示南珍《画荷》《分镜曲》二绝。……

阅报，越南烈士阮文追就义事其妻口述，甚动人，思作一词赞之。……

书拒霜颂柬埔寨与美国绝交

不美西家布地金，芙蓉生就拒霜心。千枝合傍繁华国，万口流传决绝吟。（同上书，第6176页）

9月11日，“越南文学院南珍寄来和诗二首”（同上书，第6185页）。10

月13日，“得越南陶芳评南珍和予题荷菊诗数首”。11月18日，“得河内越南文学院南珍函，寄来陶芳评和予画荷诗数首前日事”（《全编》第十册，第6207页）。

1966年1月7日，夏承焘“得越南文学院南珍片”（同上书，第6224页）。可惜夏承焘的日记中没有抄录南珍、陶芳评的多首和诗以及明信片上所写的内容。1月13日，夏承焘“午后哦一词，咏谢列平访越南未成”。此词为：

临江仙·南国感事（为谢列平访问越南作）

北客听歌愁变征，南人战死犹雄。酒边鼓角话相逢。任飞千劫火，不动八方风。欲问我声还掩口，陇西豪杰俄空。烦君传语太平翁。宋人唤秦桧为“太平翁翁”。休凭遮日手，难挽亘天虹。（同上书，第6226页）

夏承焘继续关心越南南方军民抗美战局的变化。2月28日，夏承焘“午后发河内越南文学院南珍函，托搜集越南自古以来之填词资料”（同上书，第6242页）。夏承焘长期以来就有编辑《域外词选》的计划，他广泛收集日本、朝鲜和越南三个属于汉文化圈的周边邻国的汉文词作，因此，他委托南珍帮助。5月17日，夏承焘收到了南珍的回函：

得越南文学研究院南珍五月八日函，谓越南文人能作汉诗，而填词者极少，只绵审即从善王《苍山诗集》中偶有几首《浣溪沙》《沁园春》而已。近在寻访《苍山集》云云。绵审亦不知何人也。（同上书，第6267页）

绵审（1819—1870），字仲渊，号仓山、椒园，实为越南阮朝明命皇帝之子，袭封从国公（从善王），又因眉间有白毫，而自号为“白毫子”。

绵审与弟兄绵寅（1820—1897，号苇野），皆善诗。绵审著有《仓山外集》《雅堂诗集》等，另有多种有关诗论的著述，是19世纪越南诗论的代表学者。^①1972年5月17日，夏承焘“与玉偶翻《词学季刊》三卷二号，得越南白毫子阮绵审，字仲渊《鼓枻词》卷，共一百四十首，因翻选一过，拟入《域外四家词》高丽李齐贤，日本森槐南、高竹野〔高野竹隐〕”。5月18日，“嘱乐真钞越南阮绵审《鼓枻词》”（《全编》第十一册〔一九七二—一九七六〕，第6307页）。夏承焘与学友多方探讨越南词人的作品。9月3日，“昨得天侔长函，怪予于《霜词》不赞一辞。谓白毫子诸人须问中越友好会，或商之赵朴初”（同上书，第6335页）。10月27日，夏承焘“圈点《域外十家词》，黎子耀送条子云语，白毫子当姓阮”（同上书，第6351页）。

夏承焘花费多年时间选校了《域外词选》，其中收录了白毫子（绵审）《鼓枻词》（一卷本）中的十四首词，分别为《浣溪沙·料峭东风晓幕寒》《清平乐·青鞋布袜》《摸鱼儿·草萋萋陌头三月》《法曲献仙音·露滴残荷》《迈陂塘·倚南窗》《疏帘淡月·朔风连夜》《剔银灯·一点豆青灿灿》《摸鱼儿·最伤心》《扬州慢·草阁微凉》《金人捧玉盘·爱山幽》《解佩令·孤桐三尺》《西江月·冉冉樱桃风信》《两同心·水精帘静》《小桃红·不管兰心破》。^②这些词代表了越南学者词作的最高水准。《域外词选》中有关白毫子的简介，为夏承焘门生谢孝苹所撰。^③1980年12月21日，“谢孝苹送还《月轮山论词集》。示《满江红》近作，并承抄示越南阮绵沈〔审〕简历”（《全编》第十二册，第7290页）。

在夏承焘收到南珍此次回函不久，中国进入了“文革”时期，普

① 参见王昆吾《越南古代诗学述略》，《从敦煌学到域外汉文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41—344页。

② 参见夏承焘选校，张珍怀、胡书森注释《域外词选》，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35—146页。此书初版为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版。

③ 参见谢孝苹《天风阁问学随忆》，方韶毅主编：《一代词宗夏承焘》，上海：上海文汇出版社，2021年，第58—63页。

通人的海外联系变得非常困难。1965年7月24日至1972年3月25日，夏承焘的日记佚散，我们无法了解这段时间他与越南学者之间的联系。1972年12月14日，夏承焘“与参写日本、越南、朝鲜信，送与毛逸，为《域外词》事”（《全编》第十一册，第6366页），其中就包括给南珍的信。1973年2月16日，“下午在教育系楼上开座谈，越南声明，予谈越两友人及越南词”（同上书，第6385页），所谓越两友人就是指南珍、阮文环。3月5日，“昨成九送还寄日、越、朝各函，谓可由我自己发，已搁置两月矣”（同上书，第6390页）。3月22日，夏承焘“发吉川、清水航函，附神田喜函。^①下午发越南南珍航函”（同上）。夏承焘费了不少周折，终于发出了一封给南珍的航空挂号信。殊不知早在1967年12月21日，南珍就去世了，仅享年60岁。夏承焘的这位域外学术知交已经不可能再读到这封信了。

2. 南珍与其他中国学者的交往

根据学者对中国经典在20世纪越南流传情况的梳理可知，1959年，“越南著名翻译家南珍（Nam Trân）到越南文学院从事专门的翻译工作。南珍也是越南北方最早讲授由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举办的大学汉喃课程的人员之一”^②。1962年，南珍译《唐诗》全二册，由河内文学出版社出版。^③南珍也很喜欢翻译鲁迅的诗歌，1966年发表了《诗人鲁迅》一文。^④

1964年7月，南珍与阮文环访华时，在广州暨南大学拜访黄轶球教授。除了留下前述的合影之外，两人别后还有诗歌唱和及书信往来，建立了较为深厚的感情。黄轶球撰写了多篇诗作，赠送给南珍和阮文环。主要的诗作如下：

① 吉川、清水、神田喜，即日本汉学家吉川次郎、清水茂、神田喜一郎。

② 苏莹莹主编：《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东南亚的传播编年》，郑州：大象出版社，2018年，第348页。

③ 同上书，第354页。

④ 〔越南〕南珍：《诗人鲁迅》，越南《文学杂志》1966年第10期，第67页。

次南珍同志见赠并柬阮文环同志（1964）

其一

园林一角隔嚣尘，剩有苔痕辙迹新。小幅写真还细认，论文犹忆晤言亲。

自注：7月30日枉驾过访，摄有照片多幅。

其二

五羊小住息征尘，惠我鸿篇墨沈新。吟到龙城怀旧侣，相思天末倍情亲。

自注：君过访席上赋诗为赠，有“他日龙城亲又亲”句。

其三

才调纵横迥出尘，优游文史旧兼新。北园斗酒狂歌夜，洒落豪情肝胆亲。

其四

又报南天起战尘，堂堂反美阵营新。捷书千遍从头认，中越原同手足亲。^①

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犯越南兼怀阮文环、南珍同志

其一

嘉会羊城乐未终，离筵一曲去匆匆。长笺迭寄遥相忆，喜听南天奏凯功。

其二

锦句留题百幅鲜，临歧重订再来缘。高楼他日相逢处，共赋南方解放篇。

其三

金瓯未复系人心，美帝终亡信念深。小试健儿好身手，欢呼飞贼已成擒。

^① 徐亮、王一洲、王李英编注：《黄铁球著译选集》，第487—488页。

自注：金瓯为越南南部边界。

其四

奠边大捷十年间，解放威声不等闲。同奈雄风传统在，岂容兽迹玷湖山。

自注：今年为奠边府大捷十周年纪念。同奈雄风：即越南南部爱国精神的惯称。

其五

人民队伍著威声，统一南方贼胆惊。寄语敌军生路在，沿边遍筑受降城。^①

此外，黄轶球还奉和了越南范富节（竹孙）的赠诗，共写了四首，即《越南范富节（竹孙）先生惠诗，依韵奉和，时南方大捷（二首）》《再和二首》。在越南南方抗美大捷消息的鼓舞下，黄轶球还为南珍撰写了一首律诗：

徐意未尽，再成一律兼柬越南文学院南珍同志

交契南珍又竹孙，骋怀翰墨谊相敦。投来石破天惊句，写出冰清玉洁魂。珠海月明潮有信，剑湖春暖雪无痕。何年更作平原饮，祝捷诗成酒尚温。^②

此七律表达了作者与越南学者之间的深厚交契，期待再逢，把酒吟诗，共庆捷报。南珍也多次赠诗黄轶球，唱和往来，情谊绵绵。黄轶球为此再作一绝：

得越南诗人南珍寄怀五首，漫成一绝

长沟流月去无声，天末凉风忆旧盟。赋到无衣同感奋，夜来

① 徐亮、王一洲、王李英编注：《黄轶球著译选集》，第488页。

② 同上书，第494—495页。

应梦请长纓。

自注：君惠诗有“幸得仁兄为战友，《无衣》旧曲且同吟”句。^①

从自注所引可知，南珍的诗句中，也饱含对黄轶球的深情厚谊，视之为真正的战友，是可以同唱《秦风·无衣》、共赴战场而挥戈杀敌的“同袍”。除了南珍、阮文环、范富节（竹孙）之外，黄轶球还和越南文艺理论奠基人之一邓台梅（台枚/泰梅，1902—1984）有诗词交往，曾撰写了一首《越南邓台梅同志抵穗约晤，时在云城，先报以诗》（1966年）。在抗美援朝时期，中越两国的学者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交往，借助汉文诗词，互相传达友谊的心声。

（二）夏承焘首次接待越南学者及其对越南抗美援朝的关注和相关创作

1. 夏承焘首次接待越南学者

夏承焘较早接待越南学者是在1950年代。他首次接待的是越南教育代表团，具体情形在他的日记中有所记录。1956年5月29日下午，“三时开系会，准备越南教育代表团来杭事”（《全编》第九册，第5308页）。5月30日，“晨焦、陈两院长召集会议，准备越南教育参观团来杭”，“夕上二课，讲陶诗并作课堂讨论，提前上明早课，明早须往车站接越南代表也”（同上书，第5308—5309页）。5月31日，夏承焘“晨与黎子耀、蒋祖怡诸君往城站接越南教育代表团，共来六人，皆文科师范大学教授、讲师。午后焦院长以汽车来，邀陪越南外宾游湖，二时从杭州饭店出发。与予同舟者为文学理论教授张酒、越南文学史讲师阮良玉及教育部秘书李淑玲女士。舟过三潭印月、湖心亭，予告清人诗‘若把西湖比明月，湖心亭是水晶宫’句，两君大欣赏，教予以越南读音吟之。张君成诗二句曰：‘高山流水诗千首，明月清风

^① 徐亮、王一洲、王李英编注：《黄轶球著译选集》，第495页。

酒一船。’副团长陶维英，年五十二，对中国文化颇多了解，下船时即向小青墓，写示其国人素如所作吊小青诗一绝。归过武松冢，问《水浒传》中人何以多死于杭州。七时在杭州饭店会宴，焦陈二院长、陈礼节副市长、郭人全教育局长同席，十时归。……临睡为越南外宾写扇面二张，录诚斋西湖诗”（《全编》第九册，第5309—5310页）。张酒曾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文人，所撰写《越南文学的未来》等书，受到越南学界的批评。张酒的汉诗修养颇高，能随口吟诵。夏承焘在扇面上所写的诚斋西湖诗是指南宋诗人杨万里（号诚斋）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一诗，此乃描写西湖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

6月1日，夏承焘“晨七时半往本部接待越南外宾，参观生物系、地理系，陶维英君以其所著《越南古代史》一册赠师校，附中文论文二篇，考交趾方位及越南人种来源，引用中土古籍甚多。问古时浙江有鸟名鹄一作雒，今尚有否？又问《资治通鉴长编》有印本否？谓越南文科大学学生仅三百人，教师十二人”（同上书，第5310页）。陶维英的《越南古代史》是当时越南学者最具代表性的古史著作。

6月3日，夏承焘“傍晚与子耀、祖怡诸君往城站会诸厅长、院长，送越南教育代表团离杭，六时半归。校长属予以亮夫各送著作，予赠《词人年谱》一册”（同上书，第5310—5311页）。《词人年谱》指夏承焘1955年出版的《唐宋词人年谱》^①，该书是有关古代词人年谱学的扛鼎之作，也体现了作者“坚韧不拔的学术品格与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②。

6月9日，该越南教育代表团在中国教育部高等师范教育司副司长陈选善的陪同下，访问了上海师范大学。据《首次接待外国教育代表团》一文记载，“团长是陈文侑教授，副团长是陶维英教授”，代表团参观了“生物实验室、历史文物陈列室、图书馆等处。代表团成员来到政教科一年级的教室和同学们见面，陶维英副团长在黑板上用中文

① 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年。

② 吴夏平：《夏承焘的词人年谱学》，《中文学术前沿》2018年第2期。

写了‘同学们好!’团员张酒教授用中文在黑板上写了自己的名字。这些举动使同学们感到异常亲切,同学们报以热烈的掌声”^①。

2. 夏承焘的越南时事题材创作

如前所述,在1950—1960年代,夏承焘通过读报纸、听广播、看影片、与友朋交谈、与越南学者通信等多种方式,关注越南的时局变化,尤其是与美越战争相关的消息。受中越传统友谊以及和胡志明领导下的越共中央的良好关系,中国各界人士也支持抗美援朝的斗争。1964年8月7日,黄炎培“参加反对美帝,声援越南,扶助越南人民斗争游行队伍,到越南大使陈子平公馆致意。长安街队伍往来不绝”^②。次日,“下午,参加首都各界人民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帝武装侵略大会,在朝阳门外工人体育场举行”^③。首都人民连续三天举行支越反美大游行活动,王伯祥的日记中也有记载。8月7日,“正谈论间,临街歌声喧阗,游行行列络绎往东,盖皆赴越南大使馆声援被侵(前日美机美舰公然肆虐越南)也”^④。8月8日,夏承焘“午后三时与席珍、漠野、祖怡往文联参加反对美帝侵犯越南座谈会,五时半归,予席上诵《罪证》一诗。途遇游行队伍颇多”。《罪证》一诗即:“《罪证》一首斥美帝侵犯越南:罪证不容赖,千函来南方。汝剑已出鞘,汝舌尚弄簧。久矣抵触藩,急哉狗跳墙。东风起环海,试看阵堂堂。”(《全编》第十册,第6032—6033页)8月9日,夏承焘又撰《酷相思庆祝我军第三次击落美帝U-2飞机》(同上书,第6034页)。8月10日,“连日杭州各界反美大游行,午后四时杭大留校同学出发,予未参加。改诗一首。昨日杭州各报载予朗诵《罪证不容赖》一诗,未登全首”(同上书,第6034—6035页)。

① 佚名:《首次接待外国教育代表团》,陆建非主编:《校史钩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107—108页。

② 黄炎培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黄炎培日记》第16卷(1962.7—1965.12),北京:华文出版社,2012年,第178页。

③ 同上。

④ 张廷银、刘应梅整理:《王伯祥日记》第十七册,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7554页。

1965年2月19日，夏承焘“晨听广播，斥美帝侵犯越南，因作自度曲《酷相思》，又填成《成双令》及《成双令》自度曲一首”。《酷相思》一词的内容为：

酷相思 美帝必败曲

林莽深深深几许。魂断听鹃诉。泥脚一双无去处。前路也，风兼雨。“后院”也，风兼雨。断鸿零雁声无数。更比鹃啼苦。鞭起骷髅作人语。上甘岭，君记否？吉隆滩，君记否？（《全编》第十册，第6108页）

2月26日，夏承焘“闻越南归仁炸死美军官七十人，作《酷相思》一词寄《人民日报》，内容为：

酷相思 闻越南归仁捷报

五角危楼残照里，风又雨，惊换世。一一锦囊翻到底，欲至也，归无计。欲去也，来无计。昨夜千山飞赤帜，雷电归仁市。三月春愁如海水。流不尽，伤心泪。留不得，惊心地。（同上书，第6111页）

3月10日，“赵朴初同志见告《如梦令》近元曲，予爱《酷相思》在二体之间，爰取其半首，斥美帝侵越南”。当天夏承焘写了五首半的《酷相思》，来讽刺美帝、联合国以及台湾匪兵对越南的不良歹心。（同上书，第6115—6116页）3月31日，夏承焘“阅《人民日报》廿八日报，二月十七日有八十二水之美国妇女艾丽斯·赫茨夫人为抗议美国对越南政策，在底特律闹市以汽油渍身点火自焚死，遗书谓效法越南僧徒反对约翰逊总统利用其高级职权试灭小国。归语仲浦，约同作诗词咏此壮烈”。次日，夏承焘“成《清平乐》，吊美国焚身老妇”（同上书，第6125页）。该《清平乐》词被夏承焘记于4月5日的日记中。4月6

日，夏承焘“上午写出《清平乐》焚身老妇词”（《全编》第十册，第6127—6128页）。5月3日，夏承焘“午后入城看越南抗美电影，甚感奋，思为诗纪之”，当天就写出了前述与南珍相关的《白龙》诗。（同上书，第6137页）

1965年6月3日，夏承焘“读《伏敌堂诗录》，偶成一首”，即：

画荷

画荷画出团团笠，人云堪作越南行。盖头片叶君休笑，试听
秋宵战雨声。时越南抗美。季思嫌此诗色彩不鲜明。（《全编》第十册，第6149页）

6月6日，夏承焘“发季思片，寄去《画荷》一绝”（同上书，第6150页）。10月2日，“中苏友好馆看越南电影《在十七度线上》，甚好”（同上书，第6191页）。11月5日，夏承焘“连日看报，大兴奋”，为此填写了《八声甘州》，咏赞美国人民举行的反对约翰逊总统侵略越南的大游行。“今年十月十七日乃世界各国公众大示威之第三日，是日有日本友人过杭，作此送之。”（同上书，第6202页）此首《八声甘州》在11月份有所修订，并抄录于12月25日的日记中。（同上书，第6209页）

夏承焘关注越南的时事新闻和战局的变化，他所蕴含的对越南人民的感情，成为他与越南学者鸿雁往返的思想基础。

三、越南现代分镜神话的三个版本

前述夏承焘抄录给季羨林的《分镜曲》使用了一则越南现代的神话故事，是关于中国和越南两个西湖来源的故事。关于“两西湖”之说，夏承焘给季羨林的书札中，仅仅提及“河内亦有西湖”，而1965年7月28日的日记中，夏承焘引证了一则所谓的越南神话：

越南神话：玉皇遣嫁长女，赠以传家宝镜，次女妹掷之，破为二，其大片为中国，小片为越南，中皆有西湖影子，今河内亦有西湖也。

很显然，这是宝镜故事中的分支，主题是“姊妹相妒”导致宝镜被一破为二，形成了中国杭州和越南河内的两个西湖的来源。“大西湖”“小西湖”之间存在等级（或高下、主从）的关系。此故事有较为典型的民间文学色彩。

这则故事之所以在越南最为流行，是因为越共中央主席胡志明讲过该故事的另一个版本：

小时候，我听过最美的故事，就是胡志明主席曾经讲过的一个关于河内西湖的故事：传说有一天天宫中的一位仙女在云里梳妆时，不慎将手中的宝镜打破成两半，一半落到中国的杭州，另一半落在了越南的河内，形成了两个美丽的西湖。

与夏承焘引用的版本来比，胡志明显然改编了该神话故事，其主旨由“姊妹相妒”变成了“仙女失手”，而导致的后果是中越各得一西湖（宝镜）。胡志明借助此神话来凸显中越之间的友谊关系。越南河内的西湖风景也较为优美，刘少奇等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去游览过。^①

据同事夏露老师相告，胡志明1960年代常去杭州西湖疗养，所写的诗歌中也曾提及杭州西湖。1961年5月17日，胡志明在叶剑英元帅的陪同下访问无锡，游览了太湖之后，写下了一首古风：

太湖美

西湖不比太湖美，太湖更比西湖宽。渔舟来去朝阳暖，桑稻

^① 《刘主席胡主席在河内同游西湖》，《人民日报》1963年5月14日第1版。

满田花满山。^①

胡志明的汉文诗歌大多通俗晓畅，在口语化的节奏中，叠加了中国古典诗歌的韵味，这首《太湖美》也体现了对中国秀丽山川的挚爱和赞美。^②

马兴生在《三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撰诗赞太湖》一文中，也有对分镜神话的另一叙述：

两个西湖源于一个神话故事：古时有两位仙女，在天上窥望人间风光，并各自从云端抛下一面镜子，分别落在中国的杭州和越南的河内，从而成为两个美丽的西湖。

马兴生还提及当年的无锡市常务副市长、无锡市文联主席的诗人徐静渔，曾次韵奉和胡志明主席的诗，题为《步胡志明主席古风原韵》。该诗内容如下：

若把太湖比西子，西湖窈窕太湖宽。敢借太湖一杯酒，虔祝主席寿如山。^③

从目前来看，越南的现代分镜神话至少有三个略有不同的版本，其要点分别为（1）因为嫉妒而故意摔破镜子，（2）因不小心而失手打破镜子，（3）两位仙女有意从云端抛下镜子。这两片（或两面）镜子分别代表了中国杭州与越南河内的西湖。该神话大体以口头流传为主，其中胡志明在此神话的广泛传播中起到了巨大的示范作用。该神话的主

① 黄铮：《胡志明汉文诗抄·注释·书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页。又见黄铮主编《胡志明主席与中国》，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第167页。

② 谢永新：《论胡志明汉文诗歌的中国文化内涵——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之一》，《华文文学》2009年第4期，第77—82页。

③ 汤聿敬主编：《徐静渔诗书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要作用也是用来描述中越之间的友谊。

小 结

作为20世纪的一代词宗，夏承焘不仅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整理了历代丰富的诗词文献（包括受汉文影响的周边地区的《域外词选》），而且对中国的诗词史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夏承焘留下的日记全集内容极为丰富，虽然在1966年3月6日，夏承焘“上午检日记五六册……自觉日记浮泛无意义”（《全编》第十册，第6244页），但是，他的日记与竺可桢、吴宓、胡适、顾颉刚、夏鼐、王伯祥等现当代学人的日记一样，留下了异常丰富的学术史料，且不啻是一座有关中外学人交往史料的宝库。

本文从1965年8月15日夏承焘致季羨林的一封手札出发，并结合夏承焘的日记史料，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1950—1960年代夏承焘与多位越南学者（南珍、阮文环、陶芳评等）之间的交流与唱和，交换学术资料，还有共同表达抗美援朝的民族革命斗争的豪情。当年中越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文学创作的这些画卷，进一步补充了夏承焘日记中所体现的世界文学图景的绚丽多姿，有助于从全球史的角度揭示当年在抗美援朝的大背景之下中外文学交往的某些特色。1972年10月25日，夏承焘在日记中就指出，要秉持“治文学更要放眼世界”的观念。他花费多年心血去编撰《域外词选》，收录日本、朝鲜、越南、伊朗等国学者的词作，就是要打破“过去治词总限于海内”的局限，而努力推动“使中国诗词传播于全世界”（《全编》第十一册，第6351页）。夏承焘这样的前瞻性视野无疑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